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原谅我红尘颠倒/慕容雪村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5453-0093-2

I.原^Ⅱ慕^Ⅲ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52428号

原谅我红尘颠倒

✎ 慕容雪村 著

✎ 责任编辑: 王薇 靳红

✎ 装帧设计: 居居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

电 话: 2639350 2639330

邮政编码: 519000

网 址: www.zhcb.net

E-mail: zhcb@zhcb.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8.5 字数: 200千字

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3-0093-2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导读 Guide

一部让人良久沉思的作品——读长篇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

王国华

一位来自穷困乡村、穷困家庭的小男孩，经过自己的勤奋努力，终于完成了父亲的遗愿考上了大学法律专业，毕业之后又在一个经济十分发达的开放城市当上了颇有名气的律师，并且经常在当地的电视节目频频上镜，是著名法律栏目的主讲嘉宾，要么讲授法律知识，要么解答观众提出的种种法律疑难，成为该城市的公众人物……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事业蒸蒸日上、金钱名利俱全的律师，最后却走上了厌世悲观以致杀人灭尸的犯罪之路……这就是慕容雪村的长篇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所叙说的一场“红尘大梦”。这是一个令人颤栗的故事，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罪恶、阴谋、堕落、势利、虚伪、凶残、歹毒、肮脏、矜持、善良、固执……各色人物性格形象万千，栩栩如生；律师、法官、干警、老板、艺人、电视节目主持人、原告、被告、监狱看守甚至寺庙僧人等等，都在这个错综复杂的故事里活灵活现。他们形象生动，性格迥异。尤其是那些蝇营狗苟之徒，其德行与嘴脸描绘得是那么地令人憎恶，司法界某些行尸走肉的人性堕落与道德腐化是那样地令人震颤。

整个故事是一位名叫魏达的律师以“第一称”自述的口气开场，作者慕容

雪村以他超强的讲故事技能，一下子牢牢地抓住了读者，似乎作品具有那么一股神奇的魅力，能够让你产生非一口气读完不可的念头。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强烈的阅读效果呢？是由于读者的猎奇心理？还是人们向来对于这类题材的敏感？我们认为，这并不是《原谅我红尘颠倒》的故事有多么奇特，也不是他的文辞有多么华丽，究其原因，大概有如下三个方面：首先作品涉猎了一个过去很少有作家敢于深入探寻的司法领域，一个非常敏感的领域。在当下的社会环境里，人们对于诸多社会腐败痛恨尤加，对于司法监督和法律惩处的不严以及司法方面的种种漏洞等多少有些微词。所以，当作品以一个司法界的局内人身份描写业内种种腐败行为和道德沦丧的细节时，往往会引起读者特有的关注。其次是作者特有的叙述风格和语言表达方式，给作品平添了不少的色彩。整个作品是以主人公那种略带调侃的口气和那种玩世不恭、悲观厌世、多面矛盾的性格再现，使得读者阅读作品时仿佛在细细倾听一个曾经沧海、走过艰难历程的疲惫旅者在忏悔、在诉说、在感慨的心灵展现。金钱、美女、名利，慈善、修行、奋斗，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恨……一切都在这位曾经沧海的律师胸中翻滚、在他的眼中闪现……只不过所得出的结论将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罢了；再次，作品所描写的故事中主要人物大风月场上的不雅之态，大大激发了读者的逆反心理，偏要执著读完看个究竟！当然，也许还有其他让读者欲罢不能的原因吧。

这部长篇描述的一场“大梦”长达洋洋二十万言，写了一个执业十五年之久的律师对社会、人生、金钱、女色、人情世故的种种感受，尽管充满着不少男欢女爱的描写以及主人公对世态炎凉的感叹，却往往从他的内心独白、精神反省中看到主人公和作者对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态度。多少年来，司法部门和司法工作者的职业特征与行为做派等等，对于大多民众来说，是一个十分神秘、陌生而又有些令人略感惧怕的敏感问题。加上长期以来文艺作品中对于司法领域的描写，尤其揭露某些司法漏洞以及司法工作者腐败行为的作品，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即使偶有涉猎，也多为歌功颂德之作，哪怕描写了某些司法工作者的很小一点不良行为的作品，往往都会以“影响政府形

象”、“影响司法形象”为理由而被禁止发表，这种现象表明过去我们的意识形态过于不自信、过于缺乏法制意识的弊端。《原谅我红尘颠倒》则一反常规，大胆揭露当下司法领域的种种弊端，以看似悲观厌世、恶行满贯的主人公心理独白以及最后走向犯罪而受到法律制裁的经历深刻地告诫人们：天底下自有公正良心，善恶终将得到报应！这一点也许是《原谅我红尘颠倒》这部作品值得称道的一大特点。

慕容雪村也是一位具有多年律师经历的老司法工作者，他在作品中倾注了他自身对于司法领域的深刻思考和经验智慧。《原谅我红尘颠倒》可以说是以其自身的大量生活积累为基础，通过律师魏达在他短暂的十四五年的律师执业经历，生动、形象地刻画了魏达、肖丽、胡操性、潘志明、曾晓明、任红军、邱大嘴、李法官、杨红艳、赵娜娜、刘亚男、马明峰、冯佳、陆中原、海亮和尚等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作者以调侃、幽默、犀利之笔墨，对当下司法工作者和司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作了深刻、精辟的描写，使人读完作品之后，对司法体制以及当下社会道德风尚、国民价值观等诸多问题有了细致而形象的认识。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看，《原谅我红尘颠倒》是一部浓缩了的特定历史时期的司法领域的编年史。作品中的许多细节描写，完全可以作为改革我们司法体制、加强司法体制建设、打击司法腐败活动的参考资料。许多在司法部门工作的读者认为，这是一部对所有司法工作者开卷有益的特殊作品，是一部批判性、启示性和可读性较好的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另外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语言简洁、生动、感染力强，使人开卷之后非一气读完不可。作品有许多对话和细腻的心理描写，同时夹杂着大段的背景叙述，有时通过人物的对话以及大量的白描，将人物的个性以及各种矛盾冲突展现得栩栩如生。魏达的沉稳、练达，潘志明的固执、倔强，胡操性的老谋深算，邱大嘴的刁钻、阴险，肖丽的聪慧、善良与矫情，李法官的专横与霸道等等，都是作者通过他们的对话与行动的描写，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体现了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和谐结合的艺术特色。

《原谅我红尘颠倒》在行文风格上是采取嬉笑怒骂、揶揄嘲讽的笔法，而埋藏其间的则是作者对于当下司法领域种种弊端的深邃思索。整个作品在揭示矛盾冲突与交锋过程上深刻而真实，有使人能掩卷沉思的艺术效果。在种种利益纷争的矛盾纠葛中，在纷繁复杂的人事纠葛和同行之间的恩恩怨怨的描述中，在看似粗俗不雅的男欢女爱的叙述中，深刻反映出当下司法系统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利益纠葛和权势争斗引起的，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司法潜规则、种种复杂错综的人与人之间的亲此疏彼不良习性，一方面说明我们当下的司法领域还大量存在着“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另一方面“以权代法”、“权法不分”的问题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司法领域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谁的权力大，谁就有真理，谁就高水平。陆中原、胡操性、李法官、曾晓明等之所以专横跋扈，主要是由于司法领域里的组织机制不够健全、民主监督体系欠缺等原因所造成的。作品通过一系列人物群像，展示了一幅震撼人心的现代司法领域的生活剖面图。

值得商榷的是，整个作品过于沉重，主人公的偏见和颓废、厌世的心理，几乎把这个世界都看成一个尔虞我诈、相互倾轧、口是心非、令人胆寒的世界。作为优秀的艺术作品，它的主要宗旨还是要鼓舞人、激励人，给人以振奋、昂扬的生活激情和奋发向上的动力。《原谅我红尘颠倒》如果再进行更细致的人物形象提炼，也许会成为一部十分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尽管如此，对于许多涉世未深的青年人来说，特别是许多在司法界工作的青年人来说，这部小说无疑是一部生动形象的教科书，读后不仅使人明智，还使人明是非，知善恶。因而这是一部值得认真品味的文学佳作，也可以说是一部“现代司法领域启示录”式的作品。

王国华男湖北省黄梅县人，经济史博士。现为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北京工业大学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教育部文化产业重大项目评审专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旅游系、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培训学院等机构的兼职教授。兼任国家建设部中国国际城市建设案例研究委员会专家委员，海南（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武汉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长期从事

文化产业实践和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出版过学术著作：《从旅游到旅游业》、《现代企业文化研究》、《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现代企业咨询概论》、《文化产业的经营与管理》、《文化产业发展散论》。主编出版了《经济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中国税务文化通论》、《中国学校文化建设概论》。发表过《来自世界文化产业的反思》、《网络规则与社会规则》等学术论文八十多篇。曾以北京工业大学教授身份在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和《新闻会客厅》栏目、中国教育电视台《问教》栏目做过专题节目。

总序

不让梦想死在自己怀中

从小到大，我一直有一个文学梦，经常会尝试写点什么：诗歌、散文、小说，偶尔会发表一两篇，更多的留在了自己手里。二十八岁那年偶然手痒，写了《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

人在二十八岁时会有许多困惑，有一些永不可解，成为永恒的谜案；另一些渐渐释然，成为人生中无关痛痒的笑柄。但在二十八岁时我并不明白，所以焦灼、彷徨，还有一点蠢不可及的忧伤。但我坚持下来，写完了那个故事。读者和朋友们给了我一些声誉，远远超过了我之应得。

在二〇〇三年，我讲了一个庸俗的故事：一个人如何发财，又如何迷失了自己。这本书叫《天堂向左，深圳往右》，它并不成功，然而我也为之自豪，因为它毕竟是我的。

此后我走了很长一段弯路，不知该写什么，也不知该怎样写。讲故事并不难，但我已渐渐厌倦。二〇〇五年我写了一本《多数人死于贪婪》（《伊甸樱桃》），这是评价最糟糕的书，却是我最喜欢的，在我愚钝的心中，仍然以为它触中了当代生活的核心：在这个金钱搭建的世界里，我们是否应该甘心做一枚硬币？

写完《多数人死于贪婪》，我开始了一段很长的旅程，到拉萨、到三亚、到青岛，最后又回到拉萨。万里如咫尺，我在这咫尺之间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偶尔在电脑上敲两下，两年下来，也积累了二十多万字，东方朔说读够四十四万言，可为天子大臣。我没有当官的勇气，但六年来写了五六十万字，仅以字数论，差不多可以当东方曼倩了。

《原谅我红尘颠倒》曾有很多名字，开始在网上连载时，取名叫《谁的心不曾柔软》，后来改名多次，《红尘婆娑》、《沧海横流》……《满城衣冠》。最后一个名字出自辛弃疾的词：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这是我最喜欢的诗句，豪迈风流，侠风袭人。没想到很多读者都对此有歧义，读成《满城衣冠禽兽》，这误解就深了，干脆作罢，还是叫《原谅我红尘颠倒》。

文集中还有一本我的随笔集，名叫《葫芦提》，这个词就是“糊涂”的意思，郑板桥说人生难得糊涂，那只是一时激愤之言。我想人生还是应该清醒，虽然有太多事我们无能为力，但至少也该明辨是非。

几年前读茨威格为伊拉斯谟做的传记，说伊拉斯谟一生只反对一件事：狂热。我很喜欢这句话，于是把它当成人生格言。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位嘲弄之神叫摩摩斯，我常说自己是他的中国传人。我没什么建设性，也不喜欢歌颂和赞美，只能做一个嘲弄者。世间万般红紫，我只愿在一旁冷冷地翻着白眼，这就是我的事业。

六年来，我写了四部长篇小说和一些零散的文字，这些作品都不是好作品，有很多问题，也并不高级。大多时候我会为之自卑，偶尔也会沾沾自喜。现在我三十四岁，渐渐了解了一些世事，明白奇迹不会发生，但我将继续努力，不会让梦想白白死在自己怀中。

慕容雪村二〇〇八年九月 于广州

(一)

午夜三点，任红军发来一条短信：能不能借我十万元？一个月以后还你。我正睡得迷迷糊糊的，拿起来看了一眼，翻身又睡了过去。

醒来天已大亮，邱大嘴打电话说中院的李法官找他打麻将，问我去不去。邱大嘴是我同事，长得奇丑无比，一张嘴占了脸的大半，獠牙外翻，双眼暴突，一副野猪踩地雷的模样。他最近接了个大案子，一天到晚陪着法官在外面厮混。我说去了也是送钱，少则两三千，多则上万，这样的麻将，他妈的，有牌不敢和，有听不能上，自己忍精不射，看着别人高潮迭起，你以为很好玩么？邱大嘴说，唉，有什么办法？我那个案子就在他手上，来吧来吧，输多少都算我的。

看看表，快十一点了。我开车出门，总感觉忘了什么东西，嘀咕半天，忽然记起任红军那条短信，掏出手机又看了一遍，心里暗暗纳闷。

任红军是我们班最早发财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家还没开始大力打击走私，他辞去公职，一个人跑到南方，不知怎么弄了几船货回来，一下就成了千万富翁。那时房地产市场刚刚启动，二环外的地皮只卖十五万每亩，他买了四十亩，捂了两年，地价一下翻了三番，他把这四十亩地一卖，从此当起了跷脚员外，在夷齐山下盖了一栋别墅，买了一辆奔驰，天天以吃喝嫖赌为业。那时奔驰车还不像后来这么滥，开在街上十分拉风，看见单身的漂亮姑娘，只要摇下车窗问候一声，那姑娘二话不说就往车里爬。这些年经济发展很快，亿万富翁如同臭肉上的苍蝇，手一挥飞起一片，任红军年老色衰，名气不响了，腰杆也不壮了，泯然众人矣。那辆奔驰开了七八年，油漆剥落，马达破响，锯开盖就是辆手扶拖拉机，可怎么也想不到他会找我借钱。

我打电话过去，说任大款，你烧糊涂了吧？你几千万的身家，怎么

还找我借钱？任红军叹了一口气，说咱们多少年了，也不用瞒你，这几年狂嫖滥赌，股票也赔，期货也赔，钱全都耗光了。还有杨红艳那个臭婊子，只睡了三晚，一下要去了二百万，现在可真是山穷水尽了。我飞快地算了一下，想以任红军的体能，一晚上最多有十分钟的战斗力，三十分钟收费二百万，每分钟合六万多，全世界最大的律师也没这行情，要不怎么说明星身价高呢。我说你也是的，好容易赚两个钱，不是丢在女人胯下，就是扔在赌博台上，你说你去那么多趟澳门干什么？任红军连连叹气，我跟他哭穷，说我就是个小律师，生活艰难哪。再加上刚买了房，手头也不宽裕。任红军嘿嘿地笑，说行了老魏，知道你没钱，跟你开玩笑的。说完无声无息地把电话挂了。

我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不怕办事，就怕借钱。一办事就要有费用，有费用我就不会落空；借钱就难说了，越是熟人越不好办，开口要吧，有个面子问题；不开口要吧，有个心情问题。像任红军这样的败家子，这辈子也翻不了身，俗话说救急不救穷，我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还是省省吧。幸亏他做人识趣，要不然我还打算给个万儿八千的，现在可好，这点钱都省了。

赶到望海楼快一点了，邱大嘴正和李法官一起密谈，我以前在中院办过不少案子，跟这法官吃过两次饭，不过从没正面打过交道。旁边坐着一个胖乎乎的老头子，姓刘，什么汽车公司的老板。看见我进来，邱大嘴连声抱怨说，他妈的老魏，你也太拿自己当角儿了吧？还搞个迟迟登场？我说堵车啊，刚才经过蟾宫南路，一辆吉利把一辆宝马撞得稀烂，半天都过不来。我当律师多年，养成一个随口说瞎话的坏习惯，撒谎跟喘气一样方便。李法官有点怀疑，说什么吉利啊，能把宝马撞得稀烂？邱大嘴赶紧打圆场，说吃饭吃饭，转身吆喝服务员：“五粮液呢？快点！鲍鱼呢？快点！来条软中华，快点快点！”

四个人吃了四千六百，还是折后价，看来邱大嘴这案子标的不少。吃完饭到楼下的山河会馆，香茶沏上，台面摆开，李法官点上一根中华，一副大人物的派头，说大家都是朋友，啊，娱乐为主，就一二百吧，别打太大了。我暗暗叫一声苦，想他妈的，赌这么大，几小时就是两三万的进出。我身上只有九千多，肯定不够输的，现场借钱又太丢面子，就

溜到厕所给肖丽发了一条短信，让她再给我送两万来。

手气太差了，打了三圈，只和了一把，还是最小的屁和。炮倒放了不少，还净放大炮，一千六百的两次，八百的一次，转眼六千多就没了。我心里着急，又上了一趟厕所，问肖丽怎么还不来。她说饭也得一口一口吃啊，我还没化完妆呢。我急得乱跳，说别化了，你已经够漂亮了。她笑嘻嘻地说，那我化个淡妆，行啵？就几分钟，化完了马上过来。我无计可施，洗了洗手，空按了一下马桶，磨磨蹭蹭地走了出去。

李法官有点不耐烦，皱着眉头说老魏你这样不行啊，这要是开庭，啊，你尿这么多次怎么办？我心里恼怒，想论年纪我比你大，论钱我比你多，论资历我比你深，敢他妈这么训我。不过律师这行当，宁可得罪亲爹，绝不得罪法官。我强压怒气打了个哈哈，说你麻将打得那么好，手气又这么旺，我还能怎么办？只能进厕所拜神了。李某人被我奉承得受用，眯着眼笑了起来。

麻将这东西，越心虚越输钱，越怕放炮越是放炮。这次我摸到三张九筒，一直想开杠，等了半天不来，心想打八筒或许可以钓出九筒来，反正李法官刚打过五筒，五八一条路，应该没什么危险。想着想着就轮到我了，我摸了一张三万，顺手把那张八筒打了出去，还没落地，李法官啪地倒了牌，嘴里哈哈大笑：“老魏，又是你！七小对！”我爽爽利利地掏出一千六百元，说人生如此荒谬，放炮也是一种世界观。心里却暗暗发苦，想这么下去，半小时之内就得找邱大嘴融资，他妈的，今天结实实丢了个大人。这时一个妖艳女郎翩翩走进来，长发垂肩，身材高挑，肌肤白嫩至极，令人一睹惊艳。刘老板赶紧介绍，说这是李法官，这是魏律师，这是佳佳，我们的公关经理。我和邱大嘴都是明白人，对视一眼，知道晚上的节目不用费心了，李某人在牌桌上一炮不放，到了别的地方，肯定炮声隆隆。佳佳倒勤快，倒了一杯茶，又叼起一根烟，点燃后直接塞到李法官嘴里，嗲声嗲气地问：“李哥，你不会嫌我脏吧？”我说不会不会，李哥自己也脏。四个男人哈哈大笑，佳佳脸一红，抬头看看我，突然尖叫起来：“呀，魏律师，我在电视上见过你！”我说那当然，我们上流社会，轻易不出来见人，今天落难了，才跟他们这些小混混混搞在一起。我们所跟电视台合作了一档《公民问法》节目，我经常过

去解答观众提问，也算是在公众媒体露过脸的人。

美女在场就是不一样，我连捉了刘老板两炮，钱包立刻鼓了起来。佳佳肯定也是那种做明星梦的浅薄姑娘，不停地向我追问娱乐圈内幕，我顺口吹牛：“老边知道吧？制片人，朋友！刘凯，副台长，哥们儿！魏枫、刘娜、许薇薇，主持人个个都熟！”她眼里像要滴出水来，左一句右一句套我的话，旁边的李法官一下拉长了脸，说要不你坐那边去吧，费劲！我十分扫兴，讪讪地闭上嘴，佳佳也不说话了，不过老是有意无意地瞟着我，樱唇欲滴，眼波将流，我心痒难耐，却只能干咽唾沫。

这时手气越来越旺，轮到我坐庄了，起手就是十一张风，东风四张，西风、北风、发财各一对，还有一张红中，我先开暗杠，杠上又是一张红中，接着李法官打西风，碰！邱大嘴打发财，再碰！天牌上听，风一色碰碰和！我心里算计：风一色四番，碰碰和一番，东风杠一番，当庄再加一番，一共是七番一百二十八倍，只要和了就是二万五千六百元，如果被我自摸，那就是将近八万！这时李法官突然甩出一张北风，我心里一抖，狠狠握了握拳，想忍了吧，谁让我打的是业务麻将呢。该死的刘老板倒也会凑巧，跟着打北风，过水，不能和，我气得直咬牙。又摸了几轮，还是这个天杀的李法官，甩手又是一张红中，我眼都红了，差点就把牌摞倒，想了半天，最后狠狠地掐了一下大腿，还是忍了。心里连声哀叹，想这下没戏了，一共才和四张牌，已经放过三张了，第四张不定在哪儿呢。那把牌也怪，我不和，另外三个人也不和，一直摸到海底。邱大嘴挤眉弄眼地说不容易啊，黄了。我笑笑不说话，拿起我海底的那张牌，还没来得及看，用手一摸，额头青筋鼓鼓地跳起来。

最后一张红中！我浑身汗流，僵坐在椅子上半天动弹不得，邱大嘴说你怎么了，有毛病啊？我摇摇头，看看对面的佳佳，她正对着我甜腻腻地笑，我咧了咧嘴，突然心一横，想去他妈的，反正是邱大嘴的案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大不了老子不干律师了。想到这里长出一口气，一把将牌按倒，对他们三个说：“不用打了，给钱吧。风一色碰碰和，庄家海底捞月，每人五万一千二百元。”

(二)

我们所叫“正大联通律师事务所”，听着像卖饲料的手机贩子，其实跟正大和联通公司没半点血缘关系，就是个土匪联盟。所里有九个合伙人，用通俗的话讲，就是九个老板，我是九分之一。律师这行当就是这样，混够年头，有足够案源了，就可以当老板，否则要么当学徒，拿微薄的薪水；要么当个体户，忍气吞声受老板的剥削。

邱大嘴也是合伙人，他跟我不同，我是正规法律院校毕业，他只是个退伍兵。十几年前律考不像现在这么难，他看了几个月律考教材，稀里糊涂就考上了，然后足足办了六年刑事案件。邱大嘴算是幸运的，一直没出什么事，不过胆子越来越小，最后干脆弃刑从经，专门跟我抢生意。

十五万拿到手，我和邱大嘴就彻底闹翻了，第二天刚到所里，他恶狠狠地骂我：“你妈的，没见过钱啊？！”说的时候张牙舞爪的，看样子很想揍我，当时所里至少有十几个律师，我笑嘻嘻地指着太阳穴鼓励他：“来，往这儿打，一下十万。”邱大嘴舞了半天，知道后果严重，最后重重地呸了一口，说操你妈，你给我等着！转身进了自己房间，把门摔得山响。

想想那天的牌局，最多也就三个小时，三小时里姓李的一直在赢，但我一把就把他打空了。法官打业务麻将一般不用带很多钱，他把赢的、口袋里的全翻出来，也不过一万三千多，当时脸涨得通红，说魏律师，我就这么多了，剩下的改天给你行不行？要不我给你打个欠条吧，你哪天到中院办案，只要到办公室招呼一声，马上给你。这话里的威胁意味就浓了，我也知道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下策一笑置之，说“算了，娱乐为主”，让他借坡下驴，不至于得罪太深；上策说自己偷牌，反正要黄庄了，偷张牌

开个玩笑。不过美女当前，这上下两策都有装疯之嫌。再说十五万也不是小数目，是兔子不是兔子先别在腰里再说，我就不信这姓李的能把我吃了。我点点头，说欠条就不用打了，赌债嘛，在法律上是自然之债，不还也没关系，我又不是黑社会。邱大嘴怒不可遏，说你妈×魏达，你什么意思？我说还能有什么意思，和了牌要钱呗，这还不天经地义啊？他一把揪住了我的领带，正要动手，被刘老板一手拉住，这老板涵养好，脸上毫无怒气，拿起那一万三千塞给李法官，笑眯眯地问我：“魏律师，十几万我给了，小意思，支票你收不收？”我心想谅他也不敢开假支票，咬着牙点了点头，刘老板慢吞吞地拿出支票簿，一笔一划地填起数字来。这时包间里寂静无声，李法官脸色苍白，邱大嘴双眼充血，我点上一根软中华，对惊慌不定的佳佳飞个媚眼，想他妈的，以后中院的案子我还怎么接啊？

支票刚开好，陈慧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张嘴就骂：“王八蛋，你他妈是不是人？”我说亲爱的，你又犯逻辑错误了，王八蛋他妈是王八，怎么可能是人？陈慧噎得说不出话来，吭哧半天，又骂了一句：“王八蛋，那四十万你到底还不还？”我说你搞清楚：第一，钱不是我借的；第二，我不是担保人，你凭什么让我还？陈慧大怒：“骗子，骗子！你他妈要敢不还，我就……我就叫两卡车兄弟……”我说还装大姐大呢，省省吧，你二哥都进去了，你以为还是三年前呢？

陈慧的二哥绰号小二黑，江湖人称“黑哥”，原来是南城一带有名的豪杰，三年前因为地下赌场的事，整个团伙被公安局连根挖掉，小二黑是团伙头目之一，判了个死缓。本来我还忌他三分，现在出了这档子事，估计小二黑这辈子没指望了：死缓改无期，无期改有期，至少也得蹲上二十年。

我把支票收进包里，心里百感交集，不知是喜是愁。这时肖丽也到了，我让她到车上等我，盘算着说几句场面话下台，构思半天，忽然泄了气，想去他妈的，一个鸡巴法官，一个鸡巴律师，再加上一个鸡巴老板，能奈我何？一不做二不休，得罪人就得罪到底，我再逗逗他们。于是拿出一张名片递给佳佳，故意说得很大声：“想去电视台就打我电话，魏哥也不嫌你脏。”说完昂然出了门。

肖丽在车上闭着眼听教皇乐团的《Join Me》：“我们如此年轻，生命刚刚开始……”我拉开车门，她眼也不睁，用小指挑着一条小小的黑色丁

字裤：“老魏，这是什么呀？”

我心里咯噔一响，不过马上就有了主意：“内裤。”

“内裤，”肖丽笑咪咪地问，“谁的呀？”

“我的。”

她一下子睁开了眼：“你的？你一个大男人，穿丁字裤？”

“对啊，”我理直气壮地说，“哪条法律规定男人不能穿丁字裤？法律不让我表态，还不让我变态？”

(三)

肖丽比我小十四岁，我三十七，她二十三。刚开始她叫我叔叔，后来熟了，叫我老魏；后来更熟了，一关灯就叫我“该死的”。

我这辈子经历过不少女人，各种型号，各个类别，与多国人士有过深入交往。女人是世界上最不靠谱的动物之一，人品好则咪咪小，脸蛋美则临床效果差。当着面都讲爱情，一爱完就伸手要钱。这年头没什么靠得住，再恩爱的夫妻，半小时不见面，孩子都能生出一打来。陈慧是我亲手抓住的，肖丽尽管没抓住，背着我也没少跟她的同学勾搭。一年前她还逼我结婚，现在婚也不结了，千方百计要骗我的钱，今天说要开店，明天说要考研，家里平均每个月破产一次。三个月前我们一起吃饭，她接了个电话，眼泪刷刷直流，说她妈得了肾癌，肾小球肿得有西瓜那么大，手术费差十八万，非找我借钱。我在江湖上混了这么久，凭直觉就知道有问题，给她掐着通话时间，一共七分四十二秒，然后找机会查她的手机，还别说，真有其家的号码，也是差不多时间打的，就是通话长度不对，才一分半钟。七分四十二秒的那个号码删掉了，不知什么人

干的。不过不着急，慢慢查，相信他逃不出我的手心。

我说什么借不借的，咱俩谁跟谁啊？反正这两天我要到上海办案，也别十八万了，就二十万整吧，到时我直接交到医院账上，还省得你爸妈费心。这招以退为进，看着厚道，其实十分阴毒，一步就闷宫将死。肖丽急得脸蛋通红：“不许去！你是谁呀？是我男朋友还是我丈夫？跟你两年了，一点名分都没有！”顺势逼婚，逼不成就翻白眼、掉眼泪，哀叹姘头生涯之可悲可怜、生不如死，我点上一根烟，笑咪咪地看她表演，想现在的小姑娘真是可爱。后来才知道她妈死了十几年，肾小球早被蛆拱了。这人跟我在一张床上睡了两年，居然这种事都瞒着，我想起来后背就阵阵发凉。

汽修厂的老郝给我打电话，哭咧咧地，说魏律师，我那三十三万咋整啊？官司赢了，钱一分都拿不回来。这个老郝长得十分后现代，额头窄小，眼珠巨大，鼻子若有若无，一张厚厚的鲑鱼嘴，旁边翘着两撇鼠须，谁见了都会想起“谭鱼头”来。老郝在安信大厦旁开了个小汽修厂，给安信公司修了几年车，一分钱没拿到，总觉得安信家大业大，不会坑他这点钱，没想到安信一夜之间就垮了。老郝来找我，说要打官司。这事是个诉讼陷阱，用脚后跟想想都知道没指望：安信公司欠银行九个多亿，能抵押的全抵押了，只剩一个空壳。我拍着胸脯打包票，说百分百胜诉，你一万个放心。老郝大喜，立马往外掏钱，我收了二万三千元的律师费，八千元的办案费，转手交给所里的小律师廖明，廖明今年刚二十五岁，也不是什么善类，今天一顿饭，明天一顿酒，后天一场桑拿，折腾得老郝皮焦肉烂，外酥里嫩。开庭的时候安信根本没到场，缺席判决，百分百胜诉，可就是拿不到钱。安信剩下那点东西补税都不够，根本没老郝什么事。

这些日子他一直缠着我，说房子要装修，儿子要上学，外面背着十几万的债，里面吊着十几斤的疝气，连手术的钱都没有，天天等米下锅。我哪有空跟他啰嗦，支吾几句把电话挂了，心里忽地一阵茫然，觉得全身力气尽失。这些年也不知是怎么了，钱没少赚，可每赚一笔都会让我虚弱无比，感觉人生无聊，万事都没有意义，有一天还到夷齐寺拜了个师父，法号海亮，人称大德高僧。这师父没教我什么做人的道理，没事

就找我化缘，今天修佛堂，要三千，明天塑佛像，要五千，零零碎碎加起来，至少也掬了我两三万。有时候我觉得他还不如个小姐，小姐也要钱，但人家让你快活，他连快活都不让你快活，一见面就谈大德正义、红粉骷髅，好好的人也能听出便秘来。这和尚特别虚荣，每次参加商业活动都要坐我的奥迪A6，冒充厅级长老。

我打开保险柜，把自己那点身家全翻出来，三套房子、一辆车、户头里有九十三万人民币、一万多美金，还有一些股票，两年前值十几万，现在跌得只剩一层皮。我算计了一遍，突然有点冲动，想把这些全捐出去会怎么样？人们是夸我道德高尚，还是骂我傻逼？估计一百个人里有九十九个会骂傻逼。按这时代的道德标准，土鳖黄鳝也比傻逼可敬。我长出一口气，感觉傻劲一扫而光，顺手抄起电话，拨通了曾晓明的号码。

曾晓明是我大学同学，毕业后分在高院，干了四年书记员、八年审判员，据说马上就要提副庭长。大学时我俩不同班，话也没说过几句，这些年我着力喂养，隔两个月就给他加点精饲料，渐渐成了熟人。去年他过生日，我还专门送了块三万多的劳力士，不过从没见过他戴过。

高院的法官都是吃火药长大的，开口就俩字：“说话！”我赶紧赔笑，说老曾啊，那个小玩意我帮你弄到了，四眼明纹，大活佛开过光，下午给你送过来怎么样？他还不满意，粗声粗气地问我：“多少钱？”谈到钱我就可以放肆了，说去你妈的，咱们多少年了，不谈钱你能死啊？就那么个小玩意，不要钱你敢说我行贿？曾晓明也笑了，说我下午没事，你别到院里来了，咱们去江边钓鱼吧。

这通电话无懈可击，反贪局坐在旁边也听不出破绽来。其实玄机重重，曾晓明这人极其好色，每个月都要出来钓两次鱼，不钓土鳖黄鳝，专钓桑拿小姐，有时一钩要钓俩，也不知他哪来那么大的鱼钩。小玩意也不简单，去年我们俩一起去西藏旅游，看见一个胖子戴了颗天珠，据说这玩意神奇无比，能避邪，能祈福，干尽坏事也不会遭雷劈。曾晓明看着眼馋，当时就想淘换过来，胖厮开价十一万，我犹豫了一下，没敢接这个话，曾某人当时就阴了脸，回来后半个月不接我电话。现在云天公司的案子要打二审，正在节骨眼上，非出重手不可，我只好又找到那胖厮，侃了半天价，花十万五买下那颗天珠，疼得肝尖腰花一齐颤抖。